

目錄

序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序二：散記四則

李靜
陳潔儀
05 01

家居

父親 小姨 找尋 歲暮 家
居

3 8 14 21 28

微風

黃昏交談
女子的癡
微風

37 41 48

浮雲

浮雲

子晴

思念

春暖

對照

交談

感子故意長

惦掛

田園將蕪胡不歸

清明時節南丫島

「田園將蕪胡不歸？」

嘉業街

悠然說燈

生活與文字

畫緣

——讀豐子愷先生畫

111

107 101 96 91

86 83 79 75 69 61 57 53

從陳之藩「無詩的時代」談起

文字是性情

美不勝收

——看黃永玉先生八十藝展所感

敬惜文字

美好時光

寂寞與溫暖

生活與文字

好書，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等到你？

心跡

心跡

——讀依蕾娜《法蘭西組曲》

文史學養與書生本色

——敬讀梁羽生先生文史小品兼談香港報章副刊

天真認真的質感

——讀黃子平《害怕寫作》

「春來花鳥莫深愁」

——讀劉紹銘先生《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

「嚇倒」了？

——林文月先生《回首》讀後

177

171

166

161

155

145 142 139 137 134 130

128 125

涵泳不盡

——楊絳《我們仨》讀後

往昔深遠而奧妙

——讀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

186 181

家居



父親

五六年前，老先生的信赫然寫道：「我已經是風燭殘年了。」這個片段，此刻冷不防冒出，因為，睜眼瞧見父親日薄西山。

我們家祖籍福建永春。無數老一輩廣東、福建人遠渡重洋，到南洋討生活。祖父輩離鄉背井，到了印尼東加里曼丹沙馬林達，開木材小店。父親一九三九年印尼出生。一九六一年回國，登陸廈門集美，然後分配福州師範大學，主修中文。畢業後在福州二中當中學語文老師。一九六九年成家。教師沒有宿舍，同是印尼歸僑的母親在華僑塑料廠工作，有住房分配，於是十一年來福州華塑是我們寄居的家。一九八零年二月廿八日，父母帶著妹妹和我，舉家移居香港。父親正當盛年，暫時在印尼華僑開的公司裡做文員，與同事性格不合，轉而做紗廠工人。年歲漸老，再轉做大廈看更以至退休。

教師文憑不獲承認，父親抱怨連連，嘮叨不斷。我是大女兒，也念中文系，深深感念「中文人之幸福」。老莊和孔子，以至陶淵明、杜甫、蘇東坡，無不停停妥妥安頓人生，稍能看透，何必作繭自縛。父女一碰觸這個話題，往往針鋒相對，私毫不退讓。直到父親年邁氣衰，仍舊忿切不平——讀書無用。日暮途窮，實教人悲淒難以言語。

十一年前，父親輕微中風，康復後行動無礙。退休後，心情蕭瑟無所憑藉，中風的隱患趁勢發作。從前看報紙，老愛肆意批評民生、教育，一說到官員高薪厚職，了無建樹，激忿難當，儼然整個香港社會一無是處，卻處處與他為敵。這些觀點多半主觀偏頗，自然沒人聽得下。漸漸，父親的話越來越少，並且諸事索然無味，行動也越加遲緩。如此七八年來，女兒自顧不暇，沒多少寄掛在心。由行動遲緩以至行動困難，再加上近一兩年來，腦退化，多幻覺，父親一切力不從心，脾氣越來越古怪，片刻不安生，一會兒喚開燈，一會兒拉好被子，一會兒要扶著坐起來……，起居行動漸漸全盤依賴母親照顧。

母親一來體弱多病，二來忍耐到了極點，無法支持下去。一家人和父親商量暫住護老院，他默然不語，無奈接受。起初一兩天，他大叫大喊：「被遺棄了！」我們反覆解說，長此以往，恐怕母親也會累倒。他怨聲載道，家人來的時候，看護刻意殷勤，家人不在時，看護根本喊不動，按鈴也不見人影。第三天，父親一見我，就說看護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迫他洗澡。我們坐在大廳，父親向何伯伯道謝。何伯伯主動交代，要我替父親找一找手機。他不肯洗澡，怕接不到家人打來的電話，無助號啕。到了第十一天，他一邊念叨「媽媽可不要倒下來啊」，一邊流下淚來。有時候他問明天誰來看他，故意答說沒人來可以嗎？他坦然說當然可以，還叮嚀太忙的話就不必來。下班去看他，到了八點左右，他總說：「好了，晚了，回去吧！」離開的時候，總狠心頭也不回。說不

定，父親又暗暗飲泣。

把父親送到護老院，家似乎頓成缺月。轉念想，父親孤單無依，仍然體諒家人，一家人仍然同心合力。

父親千愁萬慮，憂心忡忡。冬晴陽光暖和，推輪椅帶他到街上走走，他一路叮囑要量力而為，過了馬路要上坡，我比較吃力，他連忙說：「力不從心，不要勉強。」晴陽碧樹好風如水，他無心領會。匆匆回護老院，竟嚇倒了。隔天還發了燒。

父親常常有幻覺。他虛怯無力地說，牀鋪一角躲著一個人。說完，還在胸前劃十字架。他也疑慮重重，要去醫院複診，擔心護老院的看護不負責，落下他，要我們問清楚哪個看護陪同。天氣轉冷，要添被子，不是用過的舊物，他寧可加蓋自己的外套。

八月的一個周末，父親仍住家中，他談了一段很長的話，並且自己總結叫做「父親的迷失」。

那一天，妹妹和妹婿帶母親一起到海下灣散心，我回家陪伴父親。父親的聲音不宏亮，但很清晰。也許，他已等了好久好久才有機會表白。靜靜聽他談話的時間是那麼稀少。他說冰心膽子很小，踩了一隻螞蟻也覺得內心不安。以前祖母嚴厲教導兒女，不可以傷害小生命，但他一九六一年已經回國念書，忘記了母親的教導。他說最近衣服裡藏著一對老鼠，似是一對母子，他不勝其煩，一把抓了，從窗口丟出去。所以現在被「譴責」，腿走不好路了。

聽著父親不安地這麼說，琢磨著該怎麼答話。

他繼續說，那時候，印尼到處都有共產黨，他上的學校就有共產黨員滲透，讓他傾心共產黨和祖國，要不然，絕對不會回國。回國是一生最錯誤的決定。後來輾轉到了香港，在工廠做工捱了很多苦，但總算有點成就。父親的成就，也不過是擁有自己的房子，有一筆積蓄。

那一天，父親血壓上升，頭暈無力，連午睡也不安穩，似被魘住了。最後，我說：「從印尼回國，不見得是最壞的決定。比照印尼叔叔和姑姑的生活就略有所知。人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在做判斷，不管對錯，都無法挽回。不管對錯，也都只好往下走。」

陪伴父親的日子，悔恨交加。方才警悟，多少悔恨，也只好往下走下去。

平生常自以為是，尤其年少氣盛，絕少親近父親，父親則不然。中學時只懂得一字不漏背書考試，偏偏自我要求高，眼看中國文學科考試來不及背誦，惶恐淒涼大哭。那時候父親整夜勸解，沒有責怪一句。辭工呆在家中的一兩年，母親偶爾說了重話，都是父親一一化解。那陣子常常長時間敲敲打打練習寫作。有一回，打印稿上是父親細細批改的字跡，教人服欽。文心相通，罕有珍貴，父親自得滿足，不言而喻。

父親迷失徬徨，年老力衰，依舊愛護兒女。他叫我帶雜誌給他看，我告訴父親，新出的一期，自己寫了兩篇報道，還有白樺的講稿。問父親知道白樺嗎，他有點印象。我接著說大家都以為就是白樺問——「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他馬上涕泗漣漣，叫我

不要講這些，轉而千叮萬囑：「你做這樣的工作，千萬不要到大陸旅行。」傷心人別有懷抱。父親從沒細談「文革」經歷，盼多加了解的此刻，生怕觸動感傷，終於不敢提起。他依稀說過，福州最好的中學是一中，其次是二中，許多幹部子女入讀二中。許多年少有為的生命，最後白白浪擲。他還說，那一段時期，人與人互相猜忌。

父親昔日內心鬱結纏綿，如今則疑慮迷失——我欲無言。能做甚麼呢？相濡以沫，不相忘於江湖。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卅日動筆
十二月四日寫畢

小姨

「今夕何夕，見此聚者？」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送別四姨和小姨，獨自從機場坐巴士回家，途中迷迷糊糊睡了一會。離別的情緒，遠不如想像中棘銳，然而念起小姨，出乎意料，油然默念「今夕何夕……」。

五月初，母親動了脊椎手術，阿姨這番來港，專程探望母親。即使電話裡已交代母親手術成功，而且康復情況滿意，但阿姨不來看看母親，大概老是有點不放心。

母親不便走動，於是妹妹和我跟阿姨到處走走。

荷李活道的各色真假古董店，阿姨不經意地看，不經意地走。到了文武廟，四姨說，表弟考大學時，也專誠拜神祈福。廟裡那一口清朝道光年間鑄造的銅鐘，資料展示牌慎而重之地介紹，惟比起現實生活的憂慮煩惱，顯然不足掛齒。出了廟，往前走，對面的老樹倒是教阿姨讚歎。老樹樹根攀著水泥建築左右延伸，約五六米長，筋骨突棱卻堅實強韌，似鏗鏘有聲。根深葉茂，磅礴的生命力引人注目。

「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

戀人思遠，時日推移，但見樹容改易卻不道思容偷換；「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那是杜甫「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的青春之樹；「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則紀念後漢大樹將軍馮異，眾人競誇軍功，馮異偏偏倚樹不語；「視喬木兮故里」，故里之情寄託於高大樹木，情感樸厚；「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落葉啊落葉，風為甚麼吹動你？哥哥、弟弟啊，我唱歌你應和。落葉啊落葉，風為甚麼飄動你？哥哥、弟弟啊，我唱歌你接唱終曲。）光陰易逝，人生易老，賦一曲落葉小唱，感傷淒清卻又滿溢畫意詩情……草木本心，豈不都與人情意交通？

在高密度的都市叢林裡，樹，仍然閒靜安詳地生長。觀面迎樹，頓覺清心。

小姨邊走邊猜想，這一帶大概有很多印尼人居住，這裡的地形、建築物和商店的格局佈置，跟印尼西加挺相像。其實那不過是兩個地方殖民時代留下的風貌。到了中區警署，小姨說：「這建築很像雅加達法院，我們是在雅加達法院辦結婚證的。」

八十年代，四姨先移居台灣，安定下來後，小姨也帶著兩個表弟一起到台灣生活，其後再嫁。清楚記得這期間小姨給母親的信。小姨寫道，亡故的姨丈給了她愛情和幸福……。

小姨外遊，每日都給姨丈一通電話，她說電話時語氣溫柔，我故意問：「每天都要報到嗎？」

小姨忸怩說：「這是我們的約定，好不好？」

妹妹拍照一絲不苟，她站在路上以中區警署為背景給小姨拍獨照，路窄窄的，挑不到比較滿意的角度，覷見天橋自動扶梯，她指著說，跑上去可以拍到更好看的。有一天，小姨、姨丈會一道看照片。姨丈或許指著建築物門楣上一九一九年這個年份問有甚麼含意。那是建築物重修的年份，至於建築物勾連著小姨的心事，一旦姨丈心裡洞悉，只有加倍愛憐的吧。

小姨到我家，一瞧見書櫥聳立，連忙站在書櫥前留影，她緩緩說：「表弟父親過世的時候，我每天都要看了書才能入睡。」接著又說，「姨丈每天在家津津有味看雜誌，看報紙。他訂了三種雜誌，有一個是《傳記文學》。」一聽說《傳記文學》，我就拿下書架上的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跟小姨說，愛看《傳記文學》的人一定愛看這本書，讓她拿回去給姨丈。小姨高高興興收下。

「你幸福嗎？」不久前，朋友刻意問道。

只有一種幸福，我深信不疑，那是「中文人」的幸福。與書為伍，使微不足道的生命豐潤圓滿。其他一切，無不讓人感到矛盾困惑。

「你幸福嗎？」看著小姨，料想這樣的問題是多餘的。小姨個性樂觀瀟灑豁朗天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然則小姨並非方外神人，也不是哲學家的理想人物，她天生樂觀大度的個性也許是

純粹篤厚的情感使然。比如闔家餐敘，難得邀請了妹妹的婆婆瑩伯母。母親住院期間，伯母細心周道照顧母親。席間四姨特地向伯母舉杯致敬。伯母常常給妹妹夾菜，舀甜湯，小姨看著看著，多番叨念：「我要學瑩伯母，這樣一家人才無分彼此。」小姨提起表弟，獨獨看重表弟的優點，說他做事有耐性，不怕吃苦；小時候跟外祖父一起住，上街買東西，記掛著外祖父愛吃餛飩，一定記得買。提起過世的外祖母，小姨急切表示：「我說這一點是認真的。你外婆非常痛愛子女，去拜拜她，她一定保佑你幸福。從前我們生活都很苦，外婆過世後，庇佑她的子女，我們一個個生活都好起來了。這點我說真的。」

妹妹和我與外祖父、外祖母緣慳一面，母親或姨姨都曾提起他們，但只感到漠然。此番在小姨身上，正好瞧見一個長大的孩子，毫不置疑把幸福歸之於父母，於是，失落的親情油然而生。那一刻，我在心底問候外祖父、外祖母。

一直沒有特別問母親老家的地名，這回問了小姨，並且用心記下。母親八兄弟姐妹，老家在西加里曼丹——至今妹妹和我尚未踏足的地方。印尼排華時，十六歲的母親跟姨母回國，四姨不過六歲大。八十年代，我們家移居香港，四姨、小姨移居台灣，姨母仍住在廣州。這時候，外祖父、外祖母已先後過世，母親則跟阿姨、舅舅一一聯繫上。

四姨說，她們的生日日期都沒有準確記錄，舅舅他們晚出世，在醫院生的，生日也馬上記了下來。她們姐妹在家裡接生，不著緊記下時辰，後來一場大火毀了老家，出生證明是重新辦的，填寫的只是依稀記得的日期。

阿姨在香港最後一天，我們逛花墟。四姨說，她跟姨丈一星期跑一趟建國花市，姨丈說，花就是好看，看花就是高興。「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難怪說「艷絕，開千古詞賦香奩之祖」。到了蒲松齡，他一定愛花賞花，因為花太美，不得不把花形塑成人。四姨養蝴蝶蘭和跳舞蘭，每年都開得美。我曾害死一盆蝴蝶蘭，打後決不敢造次。四姨很是鼓勵我種花，說蘭花也不難打理，我家光線好，可以挑顏色鮮艷的，她家暗，所以種了白色的。

瑩伯母愛樹愛花，她常常邊看樹邊不自禁地說：「怎麼可能沒有樹啊！」伯母說，一回搬家後，舊居每年開的曇花兩三年間都無聲無息，到了第三年夏天，開了一朵，以後每年都開三四朵。搬家後第一回開花是晚上八點左右，伯母看花直到凌晨三點。

僅僅花與人，人與花——我心中一直有這麼幅畫，並且儼然嗅到花香。

究竟是人惜花，還是花憐人呢？伯母峭楞楞的心事，實不忍多加推想。

我看小姨，看花人歡喜地瞧著芒果小樹和豬籠草。芒果形似一個個長胖的弦月。豬籠把厚葉片捲成管狀似小象鼻子。這一管鼻子，盛著水，可以淹沒落穀的昆蟲，然後，豬籠草分泌物質以消化昆蟲。我們是花海裡的游魚，滿目都是看花的喜悅，夏天的燠熱都化成了輕煙。

小姨的工作並不輕鬆，近幾年台灣許多工廠遷往大陸，找工作困難。有工作自然要珍惜，但必須刻苦耐勞。現在她的工廠，一接到訂單就得在指定期限內趕工，常常加班

至八九點，完工後卻閒下來，作息不定。想起第一天我們在南丫島洪聖爺海灘，小姨足踏沙灘，綻開燦爛的笑容說，海是童年與家鄉，多麼親切，多麼熟悉。小姨身上似乎沒有苦惱煩憂，不知怎的，這樣反而越教人心疼。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也許略略懂得欣賞文字的人，都深深傾服人間的滄桑和詩意渾浩流轉，融合無間；然而，這樣的詩句，在小姨跟前，顯然是做作沒有份量的。

小姨的樸素天然自成，於囂鬧的人間，份外教人痛惜教人惦記。她黑黑的皮膚，厚實的肩膀，似乎有點粗魯的舉動，無不朗潤嫵媚。

二零零四年六月廿三至廿四日

找尋

一

似乎總有一些絞痛迷忽的心緒膠結盤踞心底，要理清這些情緒，近似渾沌中企圖捕捉確切的語彙，等待漢字從筆畫裡顯跡，透出意義的光亮。

大概是初夏的一個清早，在住處平台上跑步鍛煉後回到靜悄悄的家，不憑甚麼，就莫名其妙感到尖險詭譎，空氣似有不尋常的波動，但仔細望去每個角落依舊平平無奇，其間卻像蓄著能量，一觸即發。果然——書櫥頂與天花那逼仄的空間，灰影一晃，竟是麻雀顫抖著翅膀。人雀慌突突一個照面，兩下立時怔住。為了撫平混亂的心，照舊淋浴，也盼望這時候小麻雀找到活路，從鐵窗花飛出。淋浴出來，麻雀仍蹲在書櫥頂，人躲開的好意雀似乎也能領略，這下照面，慌亂，緩了緩。

四扇直窗，左右兩側的鎖死了，前面也沒有窗花，一大片透明；中間兩扇可以開合，所以嵌著鐵窗花。對窗發愁，冷不防卻覷著隼。意識到隼對麻雀虎視眈眈，不假思索，拿起毛巾向隼舞動。隼，一瞬間飛走了。說時遲，那時快，雀勇猛一撲，衝上透明

玻璃，然後狠狠反彈摔到地上，不及奄奄一息垂死掙扎，竟無聲無息消亡了。悚慄的人拿了毛巾包裹雀軟熱的身體，放進盒子，迅疾地放在堆集垃圾的樓梯間。

獨自回到家，一大片影子幢幢。

緊貼玻璃的隼為何冷酷但不似殘暴？

驚慌的雀為何不拿出片刻鎮定？

十樓這個公寓，鐵窗花，透明玻璃窗，飯桌，書櫥，竟然機關重重，還有人揮舞毛巾的動作，注定連接成戰骨纏白草。荒誕詭譎之感瀾散擴大——我們習慣看驚悚小說和電影，不過是習慣虛構的故事，虛構一旦形作真實，如何理解？

許久許久以後，「痛定思痛」這個含義清晰的詞彙冷不防探觸心臆。是韓愈創造了這個詞彙。韓愈致李翱書，憶述向昔京城八九年間的生活「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日」，當時不知不覺，爾後回想，「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最殘酷的路橫互眼前，偏偏沒有其他路走，嚴霜利劍，只得犯險挺進，身臨痛苦，並不察覺，痛楚方癒，事後思之，反而不知當時怎樣面對。韓愈不得不深慨，若再被驅使昔日之途，「亦難矣」！文天祥於國家危難之際，忠忱之志不渝，幾度出生入死，「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於是他矢志留下詩集《指南錄》，企望來者悲續其志。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如果絕望和希望一概同屬虛妄，徹底絕望或滿